

归去来兮话旧书

◆ 樊东伟

近日整理书房旧物，在一批世界书局的文献中，我偶然翻到了这本《物权法要论》。摩挲着泛黄的纸页，一段关于这本1931年出版的旧书两度漂洋过海的往事，悄然浮现在心头。

那是2012年夏天，美国加州洛杉矶近郊的克莱蒙特市，一座质朴的单层别墅里，我将这本八十多年前前在上海出版的《物权法要论》递到八旬老人沈柏宏手中。老人轻抚书脊，凝视着封面上熟悉的字迹，眼眶微微湿润，一口乡音未改的上海话里满是感慨：“这是我父亲当年读大学法律系时写的毕业论文啊！”

沈柏宏先生的人生轨迹，曾与这本旧书一样跨越重洋。1948年，他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后辗转赴美，在多所院校深耕执教，最终成为美国化学工程院院士，跻身知名教授与科学家之列。他的父母也在20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，直至终老，安葬于北加州的墓园。此刻，父亲青年时代的遗物跨越山海再度相逢，老人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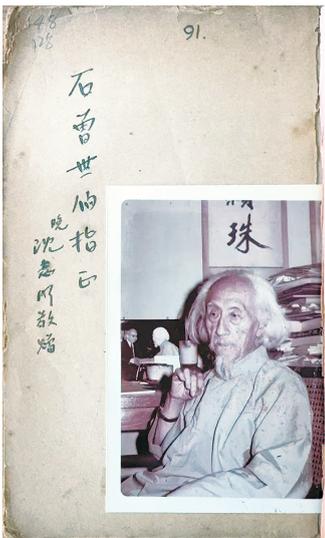
这本外观略显陈旧的法律书，书脊处甚至用纸条细心修补过，扉页上还印着馆藏印章。但它又绝非寻常旧书——扉页内侧，一行工整的字迹静列其上：“石曾世伯指正晚志明敬赠”。原来，这本书是作者沈志明的大学毕业论文，1932年10月由其父沈知方创办的世界书局出版后，特意赠予了相熟的长辈、国民党元老李石曾。

更巧的是，两年后世界书局遭遇资金困境，正是李石曾等人注资盘活；沈知方让出董事长与总经理之位后，因健康原因退居同乡村寓所，终日埋首书斋，整理旧藏古籍，编纂国学名著。

沈志明后来子承父业，1936年与妻子应文蝉共同创办启明书局。他们还在应文蝉的家乡苏州买下近两亩地，修园筑舍，既作编辑所，又供亲友相聚——胡适之、丰子恺等文化界名人常被邀至此休憩创作。短短几年间，启明书局出版了大量文艺类书籍，其中百余部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尤其引人注目，广受好评。



■ 两度漂洋过海的《物权法要论》



■ 李石曾的老照片和沈志明的题字

而这本书的受赠者李石曾，身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，是清末最早留法的中国学生之一。他与吴稚晖、张静江等人共创世界社，一心推动中西文化交流。接办世界书局后，他招募杨家駉、李鸿球等学者，制定了宏大的“世界学典”出版计划，打算将包括中国四库全书在内的各国经典陆续刊行。可惜因种种原因，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，李石曾也旅居海外多年，辗转

多国，最终在台湾终老。这本留在国内的《物权法要论》，被上海的某学校图书馆收藏。

当年，我因搜集世界书局史料，在旧书网上偶然看到此书拍卖信息，便按时守候竞拍成功。拿到书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告知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沈柏宏先生，约定下次访美时将书归还沈家。

沈先生热情邀我住在家中叙谈。那几日，我从他身上深切感受到了沈氏家族对书籍的执着——两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里，堆满了书籍文献与多年留存的剪报，尤其是与家族相关的资料，更是被他悉心收纳。临别时，带着他赠予的两本为母亲应文蝉女士出版的小说集与诗集，还有搜集到的大量珍贵史料，我满载而归，心中仍觉意犹未尽。

此后数年，我与沈柏宏先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。他持续不遗余力地搜集世界书局与沈氏家族的资料，总能及时寄给我。2017年上海举办世界书局百年纪念座谈会，主办方特意邀请沈先生到场发言，圆了他多年的心愿。

然而天不假年，2019年2月，沈柏宏先生因病在美离世。那年夏天，我再次飞往洛杉矶，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，寄托深切哀悼。在沈先生的书房，沈夫人告诉我可以从书架上选些书留作纪念时，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了这本《物权法要论》上。翻开这本阔别七年的旧书，一张李石曾的老照片从书页间滑落，背面是沈柏宏熟悉的字迹：“前世界书局继承总经理李石曾摄于台湾，约一九六〇年代”。

沈夫人赵淑华老师告诉我，当年沈先生收到这本书时欣喜若狂，特意复制了李石曾的照片夹在书中，亲友来访时，总爱自豪地展示父亲当年的著作。

征得沈夫人同意后，我带着这本旧书再度漂洋过海回到上海。它成了对沈柏宏先生最好的纪念，也见证着我多年来对世界书局的研究与牵挂。如今每次看到这本书，那位慈祥老人的音容笑貌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

■ “赵抃入蜀图”瓷枕

瓷枕中的清廉文化

◆ 程瑞

瓷枕是古代小康之家的夏日纳凉寝具，在民间广泛流行。作为古玩收藏中的小众品类，古代瓷枕存世稀少。前些时日偶见一件“赵抃入蜀图”长方枕令我驻足良久，其独特魅力令人难忘，亦钩沉出千年前的一段美谈。

磁州窑位于河北磁县，始烧于北宋中期，历经金、元，延烧至明清。当时北宋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，瓷器制作工艺达至新高度。磁州窑地处南北文化交融之地，南北制瓷技艺在此碰撞融合，形成以白地黑花装饰为代表，兼具刻花、划花、剔花等多种工艺的独特体系，其质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与当时诸多名窑并驾齐驱。

这件“赵抃入蜀图”长方枕长28厘米、宽18厘米、高12厘米，造型规整、线条流畅，以白地黑花技法将北宋名臣赵抃入蜀的典故绘于枕面，堪称磁州窑瓷枕的典型作品。画面中，赵抃青衫策马，与书童相伴行于蜀道，身后青山连绵、小路蜿蜒，将观者带入那个遥远的

时代。史料记载，赵抃，字阅道，自号知非子，衢州西安县人。赵抃既是“纠察官邪、肃正纲纪”的“铁面御史”，也是善于治理地方的清官能吏。治理蜀地时，为官清正，政绩斐然，深受民众称道。他人蜀为官时轻车简从，仅携一马一仆、一琴一鹤，不搞奢靡排场，时人誉其“琴鹤清风”。这件藏品没有华丽的色彩堆砌，也无繁复装饰纹样，仅以简洁线条、质朴画风传递出历史的厚重感与人文精神。

中华文化中，廉洁文化源远流长。从古至今，清廉都是为官者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。磁州窑匠人以瓷为纸、以釉为墨，将赵抃的清廉形象绘于瓷枕，将对清廉品质的敬仰化作生动画面，既展现出高超的绘画技艺，也寄托了对清廉品质的崇尚。凝视这只“赵抃入蜀图”长方枕，赵抃耿直清高、卓尔不群的形象呼之欲出。它不仅是实用卧具，更是历史的生动写照，是清廉文化的传承载体，激励后人不忘初心、坚守正道。

石湾陶艺·得心应手

◆ 原野

去年岁末，我觉得一件“得心应手”陶艺摆件。这件摆件长17厘米、宽8厘米、高14.5厘米，画面如生动的自然画卷：一枝带叶的花枝上，白花亭亭玉立，三枚花蕊点缀其间，更显生机。枝头上，一只金灿灿的佛手果傲然挺立，旁侧还依偎着一枚小巧的佛手果，二者相依，似在诉说生命的美好与和谐。它们倚伏在覆着鲜绿苔藓的泥土上，平添几分野趣。佛手前端的泥土边缘还停着一只俗称“花大姐”的七星瓢虫，尤为醒目。

佛手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钟爱。“佛”与“福”音近，应和人们对吉祥的祈望；“手”与“寿”谐音，契合人们对长寿的期盼，因此工艺品中的佛手既有福寿安康、吉祥如意的祈愿，也包含着幸福美满、事事顺心的祝福。另外，佛手多指，“指”与“子”谐音，又有子多子孙的寓意。因此，自明清起，佛手便是文人墨客与画师工匠热衷的创作题材。在吴昌硕的清供图中就经常以佛手配天竹、水仙等元素。历代匠人更以竹木、牙角、玛瑙、美玉等材料，将其制成摆件、腰挂、扇坠等，或俗或雅，皆寄托着人们对多福、多寿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此外，在陶艺中七星瓢虫有着“富甲一方”的寓意，又为作品增添了吉祥富贵之气。整件作品不仅构思巧妙，而且栩栩如生、巧夺天工，令



■ 陶艺摆件“得心应手”

人叹为观止。

提及创作者杨通行先生，我由衷敬佩。这位80后艺术家已在陶艺领域耕耘二十余年，成就斐然。其作品《苏武牧羊》获首届广东工艺美术群星杯精品大赛金奖，《达摩悟》被广州番禺博物馆收藏，小品《蒸蒸日上》则生动展现了一簇黄豆芽破土生长的盎然生机。

杨通行的艺术之路浸透着艰辛与执着。他生于贵州黎平县的小镇，自幼爱“玩泥巴”，后在佛山石湾成长，师从陶瓷艺术大师潘汾淋。他不断锤炼技艺，练就过硬的陶艺制作与创作能力。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执着热爱，让他在陶艺领域不断突破，创作出精美的作品。

纪念救亡运动的铜墨盒

◆ 姜连生

笔者珍藏着一只“共同救国”抗战宣传铜墨盒，直径10.1厘米，高4.2厘米。盒面中央有蓝底红框，框内以隶书阳刻“共同救国”四字。红框上方是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”九个楷书阳刻；下方为“纪念一二·九运动五周年”八个楷书阳刻；右侧阳刻“抵制侵略，保卫华北”两行中楷；左侧阳刻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两行中楷。盒底阴刻“万丰”篆体款。

“一二·九运动”又称“一二·九抗日救亡运动”。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数千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，反对华北自治，反抗日本侵略，呼吁保全中国领土完整，由此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。12月12日，北平学生发起第五次示威游行，高呼“援助绥远抗战”“各党派联合起来”等口号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。

12月16日，即在对日妥协的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计划成立当天，北平万余名学生与各界群众再次



■ “共同救国”抗战宣传铜墨盒

示威游行，迫使该委员会延期成立。此后，天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，深入民间宣讲抗日。杭州、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等地随即响应，相继举行示威游行。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学生与民众的支持，促成全国抗日民主运

动新高潮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。

“一二·九运动”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吞并华北的阴谋，打击了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，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。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。

北平学生联合会是1935年11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学生团体。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起草《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》，制定反对华北自治的九条政治纲领。然后组织策划并发动了一二·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，提出“反对防共自治”“停止内战”等六项诉求，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。

“一二·九运动”已过去九十年，纪念墨盒的制作也已过去了八十五年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，笔者收藏的这个铜墨盒正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。